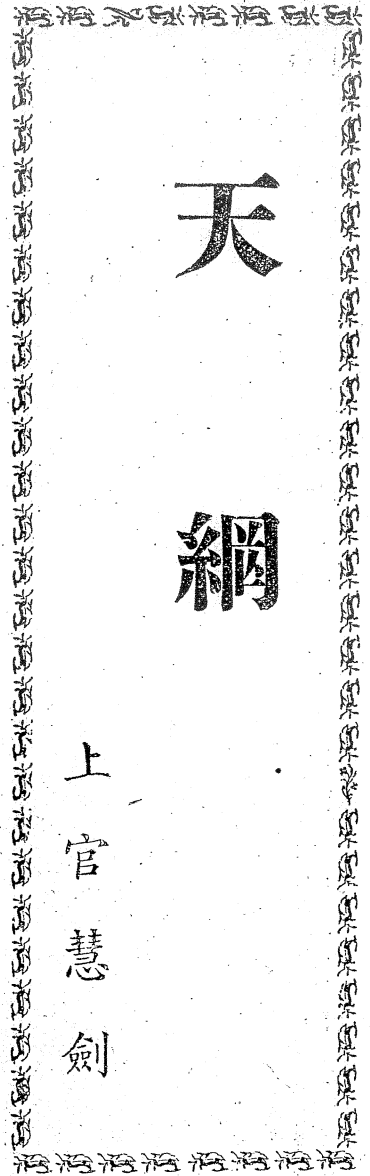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天 網

## 上 官 慧 劍



一、  
花蓮夜來香酒家後門口，坐着一個金魚眼，大鬚骨滿臉癩痕的女人。兩隻粗大的手上，拴着一對假金手鐲，腫腫的脖子裡，圍一條燒金項鍊。嚇殺人，塊頭像匹蒙古駱駝，(滿身是瘡，實在是匹病駱駝)，想不到，這駱駝却是被一個「人販子」賣來的。她底旁名，尤阿珠。

臺南，東郊公墓新近添座墳臺，墳前石碑上鐫刻着：「某某機關職員，福建人，林天送君之墓。」左邊是中華民國年月日。這個他鄉之鬼，看來十分淒涼，墓前全無紙箔跡象。

高雄監獄裡，第六十五號人犯，常怨人，年青英俊，論前途，還在日正當中，但只為一念之差，闖下滔天大禍，等法官宣判他「終身監禁」時，已遲一步，把自己沒拴得住。



這一切事變，發生在四個月之前同一個月份裡。  
常怨人是林天送的朋友，林天送是尤阿珠的丈夫，尤阿珠是我們故事夾縫裡的人物。

二、  
今年五月上旬裡有一天，中華日報南版，第六版廣告欄裡，假如我們注意，有一條「警告逃妻」啓事。這樣寫着：「尤阿珠吾妻：週前，妳棄家出走，數日來迄無音訊，茲登報五日內回家料理服務，如再拖延，事關法典，幸勿自誤。」下面署名二夫：林天送。

林天送把啓事廣告登出後，一個個多天毫無消息，這條小啓事等於個泡沫，炸了。就在這個月最後一天，中華新生兩報同時以二號標

題，在第五版社會新聞欄又刊出林天送被謀殺新聞，內容撲朔迷離。  
據新生報載：「本報臺南訊：『南市某政府機關警務室職員，林天送，福建惠安人，住南市開山路五巷一〇三號，平日無不良交遊。該被害人於昨日下午下班後，甫自登車回家，被一着白綢香港衫青年脅迫他去，夜深未歸。至翌晨五時為安平路巡警發現，已陳屍運河北岸壕溝中，身中數十刀，血肉模糊。』該案想與着白色香港衫青年有關云云——警方正加緊破案中。

這新聞不太突出，這類新聞也太多，不是被謀殺，就是被姦淫，姦與殺已不像幾年前那樣吸引人們注意。至於怎麼找這條線，好事情，只有到警察局查檔案去了。

三、  
三年前一個傍晚，常怨人從一家公立醫院出來，立在醫院停車場前，回頭望這座深褐色建築物，深深地吐口氣，簡直如同跳出火坑。他出頭了，從此不再是三等工役，而是堂堂正正的委任官了。想起這幾年的苦學自修，居然放取了委

任官階，總算工夫沒有白費。目前，雖不是黃袍馬褂時代，從一個公役一下子跳成官，着實也是平地一聲雷。

椰子樹下，一陣陣晚風吹過，格外使他趾高氣昂，剛才那班窮朋友的送行，在一大群公友中，尤其使他覺得鶴立雞群。

六路車到站，他正待跨進車門，忽然從後面伸過一隻手來，抓住他肩膀。「喲，老林？」他叫起來

「怨人，你到哪兒去？」這個叫老林的中年人一面把他推上車，一面嚴肅地說。

「上高雄。」

「高雄，到差去？為什麼不先通知我一聲，也好跟你餞個行！」

「我不好麻煩您，我們又不是酒肉朋友，好在我到高雄後還要到臺南來——」

「當然，不過你是升了官嘍，我們相處多年，你看你看，多難扭！今晚你不能走，到差也不是那麼急，我們到羊城吃「叉燒包」去，夜了住在我宿舍裡，明大早我送你上火車好不好？」

經老林一頓好意揶揄，常怨人也就半推半就跟着他到延平路下車，把行李寄放在藍鷹冰室，他們便手牽手進羊城館。

原來，這老林就是那公立醫院藥房裡的司藥，平時，從不把常怨人當公役看；因為常怨人又年青又漂亮人又學好，他便常常教他什麼的，常怨人也把他當作哥哥。

「他既要走，因為常怨人是廣東長大的，所以特地請他到羊城去。

四

第二天清早，為趕早車，老林把常恕人送到火車站，替他買了汽油車票，又在鐵路飯店叫兩份點心他們吃了，這才看看錶，剛巧距開車時間還有一刻鐘。等汽油車到站，老林把他送進月臺，他上了車，老林沒馬上走，在車窗下站着，一面叮嚀囑咐交代他如何如何做人，怎麼怎麼做事，滿像送歸寧女兒回婆家，常恕人也覺得除老林之外世界上也沒有第二個知己的了。他心裡想，老林都三十七歲了，還沒老婆，真有點虧心，幹公務員的人……假如他要有錢的話。他又想，老林對女人似乎沒興趣，老林窮啊……

火車笛響，老林抓住他伸在窗外的手，緊緊地握一陣，說聲「珍重」，才在汽油車開動中，廻回出口。常恕人眼淚幾乎進了出來，他從車窗擺着一隻顫抖的手，望着老林離出口便大踏步走出去，那背影給人一種毫無送別的味道，他就忍住眼淚。

到高雄，把行李寄放在行李房裡，先到服務機關報到，聽候分配工作。

結果，人事室通知，他的職務是「藥品衛材庫管理員」，宿舍也在庫裡，假如要有家眷，可以另外分配房子。常恕人是光棍，當然住在庫裡。倉庫不在市區，便由人事室派一個工友帶他一同去，於是他便領那工友到車站取了行李，他們就在車站附近上市區十四路車。工友告訴他，他們坐十四路車倒前鎮，還要兩塊錢三輪車費，才能到倉庫。

他到倉庫，工友就回去了。人初到，一切都陌生，好在這庫只有四五棟房子，有兩個工人臨時看着，前任管理員已因盜賣衛材被關進監牢。現在，他來了，也就覺得像個主人，事實，除了工人他就是主人。

新官上任，常恕人也學上做官新訣竅，首先不動聲色，只是聽，看，等一切有頭緒再動嘴巴。用心眼。

有一天，他聽工人同隣近一個老頭子說：「這個管理員比那個管理員強多了，又年青又漂亮又……」不知什麼了。這些話雖無事實根據，他依然覺得成功了一半。

好像一切新人比舊人強，這是定例，一切後浪比前浪高。

五、人與人間，熟了自然無話不談，這是人類情性之一。有例在先，常恕人是工友出身的，他當了官，這工友也像老林待他那樣。可是，這兩個工人不是年青人，而是四十多的中年人，所以老林待他那一手有時用不上，在變通之下，他便時常施點小惠，這也是做官人德政之一，日子一長，就無話不談了。

這三個人生活在另一邊，中間



隔核少，常恕人又會說閩南話，中間有一絲半縷小不快，也消除了，正為這種融洽，沒距離，沒顧忌，才會造成人性的「傾斜」。

十多年前流行幾句老話：「三個英國人：一個政府。三個德國人：一支軍隊。三個中國人：湊一場麻將牌。」這裡自我輕薄成份多，但針貶成份也不少。

再說，那兩個工人雖不是強盜

常恕人也不是強盜，常恕人也不是聖人。他們因為打得通，可能成一個政府，不幸的話，也能弄一場麻將牌。

日子是那麼光滑，一溜就是年把多，常恕人沒事也往上級走了，或是到工人家裡瞧瞧，這是「處世哲學」。因此，上下都能滿意他。

民國四十三年冬天，好像有一場颱風掃過花蓮，餘威挾帶着濛濛雨掠過南部。每當濛濛雨過後，常恕人照例要到藥品器材室裡看看，或是叫工人把器材搬到外面透透風。

romycetin, Terramycin,……別說成箱子的價格，就是論瓶，論粒計算，像金徽素，就是二十元一顆。

當他午午接觸到這麼多，這麼貴重的藥品，心一緊張，如電流通過腦際，混身起一陣震盪。

猝然間，一個坐牢者的影子在他意識裡出現了，這種震盪經過幾分鐘煎熬，又平靜下來。

那坐牢者，便是前任管理員。

六、精神上與力與物慾誘惑的比重要相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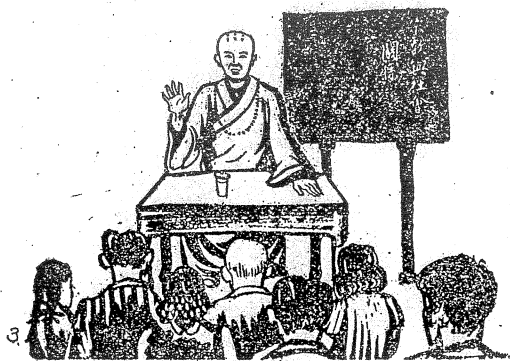
精神屬於人格影響的範疇，而物慾是馬上兌現的女巫。對於常恕人，那兩個工人既不足影響他，又沒有環境教育他，在不到廿五歲年青人身上，物慾誘惑，就對他濫施壓力了。

常恕人走出藥品室之後，心情又重投入震盪狀態，那是兩種力的鬭爭：前一種是一個坐牢者的影子，後一種是那些新藥的數字。不知怎樣，他覺得只要一開箱子，他的官就可以不幹。

回到房間，他的頭開始發燒，心裡按耐不住他計算着一支徽素多少錢，一打，一箱，又變成多少錢。「哦哦……真該死！真該死！真是想入非非……」他不讓自己想，可是那些小小的膠質藥囊，像成群的蛆往他身上爬，心裡鑽。

末了，忍不住，跳起身，騎上單車上高雄去了。

沒有目的，「上教堂吧」。他想，也許對自己有好處。許多人都曾被宗教改良過，在宗教中新生過



。宗教是一種人格的影響。然而，他內心實在不需要那種東西，需要它的人在人類比例中，實在還不够份量。這是一個不小的悲劇，為什麼？就看那些失去宗教需要的地區和人類吧。

他又想上電影院。

教堂和電影院兩種力在平衡他。他邊走邊想，不知從五福四路向那裡轉是好。結果，漫無頭緒地走到岑雅寮。在一堵短牆裡面，看到許多人好像聽什麼人演說。方場中間，講話臺附近，牽起十多個灯泡，人頭亂攢攢地，沒有一點聲音。講臺上那個人正在演講：「宗教與社會關係」一類的東西，聽口氣頗有學者風味。

他從半腰裡理出一點頭緒：「……宗教徒絕不是人們想像的那麼附庸性，奴性，把人性踩在腳底下

。雖然附庸性，奴性的宗教，世界上也有，一切是主子第一，甘作政治工具……那絕不是宗教……親愛的聽眾……宗教的戒律，對平凡人而言，比刀更有功效……即使毀棄生命亦不「殺害」一虫一蟻。即使喪失身家亦不「苟取」一絲一粟……這是慈悲的博愛主義。在另一意義上，我們不難看出偉大的宗教，在潛移默化中，已賦予人類最標準的人格條件，更凸出的，它啓示人們養成各種特出的人格典型：博愛必須愛及昆蟲草木；廉潔者必至澄如淨水，秋毫無犯。這是徹底的，堅決的粹不碎的格型……有了宗教的規範，對於整個社會而言，法律雖可限制人民超意志行為，宗教却可凝固支離破碎的人性；而那種戒律比之法律對於人心更尊嚴，更神聖。戒律的遵守是主動的。虔誠的，而法律的履行是出於被動的被迫的。何況，法律對於一個瘋子，一個暴徒，一個傻瓜，都完全失效。……所以：我鄭重地指出，在目前社會狀況下，政府要與宗教密切合作，指導宗教，輔助宗教，建立普遍的「人民宗教信仰」！我國既存的宗教信仰，多半是非正式的——試看英美宗教，人民對宗教信仰，就可以比較出我們宗教力如何薄弱，宗教之熱誠如何虛偽了！」

聽到這裡，常怨心感覺與內心微微有點抵觸。他也想到歐洲的清教徒生活是如何失去生氣，歐洲的教皇式統制是如何冷酷，那豈不是宗教？

「……是的，宗教當然是承認

神的，天下沒有無神的宗教。我們可別忘了，今天的戰爭，就是有神對無神的戰爭，宗教對奴役宗教的戰爭。……請注意——神！在我們教義裡——且說它是教義也好——它底地位，遠不及人更宜於「解脫」。人只受制於「人性」，神不但受制於「神性」——神境的滿足感，同時不能再降歸於「人境」。人性通於無限，人性因世間苦而急求於解脫，而神則沒有世間苦的感覺。因此，我可以說：我們的宗教，是「入本主義」的宗教，不是「神本主義」的宗教。……」

聽到這裡聽的人忽地不聽了，他這才毒狠狠地往臺上頓一眼：臺上原來是個「和尚」。「迷信」！他嘴裡噴出些口水，本再想找教堂，又一想，宗教也者，都是如此這般，掉轉頭就走，到馬路上，看一商商店裡的時鐘，已指向九點。對這個迷信者的說教他已聽了一個半鐘點。

回倉庫後，他睡在床上，再嚼咀那番話，覺得並無迷信之處。但整個說來，因為出於和尚嘴巴，不够味道，縱然不迷信，也就帶點迷信色彩了。

他睡不着，又重新想起那些「徽素」來。

「倒霉的都是老實人，命運總是拿老實人開玩笑，而那些壞得連骨縫都長牙的傢伙，偏會滑出命運的手掌……」

為什麼想到那些東西，常怨人不知道，在胡思亂想中，他渾渾噩噩地入夢。

七、  
從這天起，他就不平靜了。他感覺心裡癢癢地難熬，那一箱箱新藥在他頭腦裡所佔的地盤愈來愈大，大到他整個形體都無法容納。

同時，他心中又發生另一種鬥爭：便是宗教與非宗教的鬥爭。奇怪，中國人的宗教觀雖然平淡，却又蒂固根深。對於因果律與天意責罰，比法律效果更易接受。但不幸的，當新生的中國從農業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，人們因謀生不易，或則因生活匆忙，而忘却了這份宗教遺產。假如再沒人發掘它，便連「宗教警覺」也會消失。一切動亂由唯思想來，一切宗教都是平衡物質力量的精神堡壘。

在市場生活着的人，除下星期日，宗教徒可以看到宗教，此外任何人便只有酒家，茶室，酒吧，地下舞場，彈子房，而最高尚的也只是電影院了。這一切是精神的衰敗，物慾的抬頭。社會剩餘細胞，都集中到這裡來。在物質繁榮下，這些附產品也跟着灌長，人們物慾因此更增多，人們眼睛變成萬花筒，只要有錢什麼都需要。

常怨人是生活在物質環境中的年青人，面對物底引誘而缺少的又是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物質條件，難怪他剛接觸到一個可以染指的幻想，便寢食難安了。

「碰見鬼！」他想，「這個和尚也鑽進我頭裡來了。」於是引起他對和尚的打鬥，不是和尚他便不會那麼煩惱。甚至也

沒法律與名譽的觀念，而結論只是「如何做，怎樣做」了。

「天主教，耶穌教，佛教，：整天嚷，除了教堂和星期日什麼教也不看見，想不到在角落裡碰上這個遊方野和尚——他想，就是這傢伙把他心靈弄得烏烟瘴氣的。

但這種擾亂，在常恕人心裡並不能支持得太久，很快地又在他腦海裡消失。

當他翻閱着以前的檔案時，突然一個奇蹟出現了，有一卷風災核准「藥品器材損耗」案，在他眼簾下展開，他的心晴朗開來，陰霾消散。

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如此愚笨。其實，只要謹慎點，便可以應付過去，一切都會過去的，只幹一次就不幹了。萬一……這個管理員不幹，也可以生活幾年。「錢不是死的，錢會生兒子養孫子。……」他隱隱地嗅到錢銹味。

在庫裡時間長了，人也更熟了。這兩個工人不會有問題，他可以給他點油水。但也得仔細點，不能聽任何人看出馬腳來。

經過三番五次反覆思攷，常恕人，終於放棄這條心理防線，決定了發財之道：從那時起，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……便開始「零躉批發」地把那些新藥往外運，等個機會再設法報損耗。

常恕人運私貨的地點和冷汗換來的「錢」，也就全部存在他最好的朋友老林那裡。他很細心，沒把錢存在自己身邊，也沒有為自己添製什麼。他儘量做得天衣無縫。在這方面，他實在比許多貪污老手

更老練，他也比前任管理員強得多。

矛盾的是：物慾滿足雖慢慢向他生活的缺口填塞，而那顆心靈却越來越感覺空洞。他每次從臺南回來，都好像心上被割去一塊肉。如果經過寺院教堂傍，身上便冷汗直冒；要騎單車經過，便加緊蹬兩腳，無非想躲過那些「迷信」的標幟。

偏湊巧，愈是逃避，愈是在這個關口老關上和尙同牧師們傳道，於是更使他憎厭那些「吃閒飯」人物。他又覺得這些伙像像螞蟻似地傾巢出動一般，滿街到處都是。

從四十四年開始，他的錢，據估計最少也上萬了。而他的心，好像被那些錢壓碎了似的無處安放。好像每個人都同他隔一牆，世界已離他遠去，他被懸掛在太空中，沒有着落也沒有歸宿。

巴士海峽，一年四季總少不了颱風，今年三月颱風掃過邊境，社會上並沒有多大損失，原因這位「依利娜」小姐從海峽衝上大陸去了。

至於常恕人任職的這個藥材庫，却被依利娜掃掉了一棟。在一番搶救後，只損失幾個藥瓶子。

「這是個絕妙的機會來了！」常恕人靈機一動，把兩個工人找來，就在他房裡開起秘密會議。他說，為他們庫裡大家着想，在這次風災裡，他想報點損失。假如上頭有人來查，請他們表示一切都是實情，這與他們也有好處。

工人們先搖搖頭，後來常恕人

懇定地說，如有法律責任，由他負責，報上去的損耗，他們兩人可以獲一筆，好歹大家都有家室，他們才互相丟個眼色。

那個叫陳阿土的工人說：「只要管理員作主，我們沒意見，錢，我們無所謂。……」

商議結果，常恕人決定，這份「福利金」按百分比分攤，假如有事情，當然……要風平浪靜，等結了案，大家再分錢。於是這場麻將牌就打成了。開過會，大家互拋着會心微笑。那兩個工人笑得很實在，而常恕人就有點不自然了。

他回到房裡開始搞表報，報上去損耗是各種微素和藥材，共總填滿一大張表，這張表列的藥品，已超過他們會中預定的五倍。假如把那些藥品變成鈔票頂少也有五萬。但這張表上有一部份都是他以前零批出去的，像這樣焚屍滅跡，想是決無問題吧。常恕人心一橫，「如果這一關過去，就洗手不幹啦！」

「豬無夜食不肥，人無橫財不發，就幹這一次！」他反覆地叮嚀自己。像許多盜賊一樣，每次偷盜的時候都那麼安慰自己。

第二天，把表報上去，夜裡便弄好五箱貴重藥品，迴避着工人眼睛，便運上夜快車寄給臺南老林。

回庫後，一切照舊，表報上去沒消息。似乎這筆賬就此可以勾銷。常恕人心中反而突然平靜起來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常恕人沒有人格支柱了，混身只剩一個軀殼，是純粹的麻木不仁狀態，這也是每個身背罪惡的人們共同的心理狀態；他們不希望什麼，不想什麼。

最後，調查藥品損耗案終於批答下來，是一個上級派的蕭任官親自帶來的，他奉的上級命令，要查驗風災損失的藥品。換句話說，這次風災損失的藥品，要檢藥箱子，藥瓶子。沒有藥箱子藥瓶子，也得有碎木板，玻璃片在。這攻其不備的突擊，把常恕人弄僵了。

房子倒了是事實，破箱子破瓶子可沒有那麼多。於是常恕人又得為爛箱子破瓶子絞腦汁，便到處搜尋破箱子破瓶子。

在這位蕭任官監視下，常恕人拼死拼活湊起兩個箱子，幾十個瓶子。可是天呀，那還差得遠呢。

這位調查員等得不耐煩了，便把全部檔案帶走。第二天上級馬上來個「最速件」，勒令兩日內檢具全部藥品報核，否則視同盜竊，依法嚴懲。常恕人這才翻白眼。

十天之內，藥庫裡可熱鬧了，天天有人來調查，最後索性把常恕人扣到法院看守所去了。

颱風刮了，藥也「損失」了，總不能沒有廢品在。常恕人聰明，只有這點小糊塗。

工人被調查了，查來查去也沒查出破綻來。

如說常恕人貪污，沒有證據，並且他一口咬定，藥被颱風吹散了。至於日常生活，他從沒超出範圍，不上酒家，不賭博，那兩個工人都可證明。

被他連衝帶撞，過去了。出看守所，大大地喘口痛快氣，他想，過些日子，避避風，再找老林拿錢。

在路上，香港衫裡灌滿風，他覺得連骨頭都輕了。

九、

林天送，也不是三四年前那個窮骨頭。

去年春天，他由醫院調到一個財務機關當藥劑生，神不知鬼不覺什麼行頭都製了：西裝、金錶、菲立普單車，到今年元旦又是壹萬元換來個大洋馬太太。

說來還不祇這些，太太的附件還多得呢。如若老林是「豬」，也許是吃了「夜食」才肥的。可偏偏老林又是那麼幾根排骨架成的，難免人們不嘖嘖稱奇。

有人說老林中獎券，也有的說他通暗門子專走私貨。還有人說老林是從他太太那裡預支了回頭貨。總之，這都不可靠，連造謠的人自己也不相信。

現在老林闊了，在朋友們眼中，最遺憾的老林太太太肥，老林又太瘦。這一對稱，就發生毛病。世上有許多專門會挑剔別人，那些人以為老林也不滿意他太太。其實天地間對子都是配好的，瘦子正要胖子補充，老林恨不得一口把那匹大洋馬吞下去才甘心呢。提起這位太太，也有文章可寫。

她是本地「名門閨秀」，就是個子長得壯些，不像個女人樣。豈不知，她比別的女人更女人，整天袒胸露背，差一點祖宗底陰德都給賣了。這是「時風」。所以她在地下舞廳裡碰到老林，於是這「一雙相見恨晚，同時正當老林荷包裡「麥克麥克」，就屈尊下嫁這外鄉人。

太太過門後，她娘家把壹萬元新臺幣哄到手，硬地把那兩扇大門關了。從此林太太便走不成娘家。林先生並不要依老丈人過活，也就不了了之。

開始她還蠻守婦道，老林這裡上班，晚上回來，等個把月後，這位太太忽地變了形：不是舞場，就是電影院，問題是——單溜！老林吵不過她，打，更不是對手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壹萬塊錢買一個不知三從四德的「母夜叉」回來。

從此，太太成了老林的心病，但老林不是害心病那號人，三天過後，便想得開了。他就就酒家，舞場，電影院，……各幹各的。

這些畸形娛樂場，尤其是酒家，公共茶室，變相旅館，以致於彈子房，全是流氓，失業者，有閒階級的聚會所，傷風敗俗的細菌溫床，對於失業者，自是正統的社會問題，而那些肉屠場，如認為是現代化繁榮象徵，那麼歷史便錯亂了。不幸，這一切都有背景支持，林天送便投入這漩渦。家，他完全拋在腦後。

五月六號，林天送心血來潮，才十點鐘，便從酒家回來，一進門，嚇慌了。那廿四個他他米的小公館，只剩隻殼子，什麼都光啦。老

林一急，當夜打電話給警察局四處查訪，沒消息，又到他女人娘家，碰一鼻子灰，說他家根本沒這個女兒，老林一想完了。老婆開小差，等於掉了壹萬塊錢，可是他幾萬元家私也被這女人拐跑了，才喪氣。最煩惱的，這筆錢裡還有口舌。弄到最後，快絕望了，才在中華日報登出「緊急啓事」。

這一切，剛剛等於三年前。湊巧，啓事剛登出，常恕人也來了。兩個難兄難弟見了面，先是大家都不好說心裡話，老林表面上依然滿口兄弟長兄弟短，兩隻三角眼一閃一閃地說。常恕人要沒事做，可住在他那裡，吃的用的沒問題。常恕人本不好直接開口要錢，這筆錢到底不干淨，一聽林天送話裡變質，心一涼，如冷水澆頭，知道要費腦筋了。

「老林，」他儘量壓低嗓子，囁囁嚅嚅地說：「我想請您算算，我——我一年來共總存多少了？」

「存多少什麼？」老林忽然驚訝地說。

常恕人聽這話，心又一急。「我——我說是那批——藥——他老老實實地。」

「藥？」老林臉一沉，眼角上魚尾紋全陷下去了。

常恕人知道事情不妙，他想不到林天送賴賬，依然低聲下氣地說：「我也記了賬，林大哥。」他更卑下一點，「想請您看看。」

「真的，」常恕人以爲自己誤會了他，「我不過概略記個數，折現款，最多大約五萬七千多——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林天送插上來把話割斷了，「什麼錢五萬多？」

常恕人幾乎迷了。看情形又有轉變，才單刀直入說：「那批徽素錢，林大哥，我想請你給我……」

「徽素錢？我老婆都跑了——」他又截斷自己的話，眉結扣着，黃色眼珠往鼻骨根打滾，停一停，接下去說：「你那來這麼多錢交我管？有沒有收條？」

「……」常恕人一陣窒息，氣都接不上了。滿心是火，迸不出口腔。蒼白着臉，連招呼也沒打，衝出那棟日式房子。

像僵死一樣，從開山路繞到中正路，又轉到赤坎樓上坐坐，再到臺南公園。末了，回到他三年的老地方，在一個老同事床上睡覺。

在那裡，常恕人計劃着如何要錢，這種說不出口的話。

假如林天送講義氣，不必翻臉，他會拿出來；他也不會送他一筆。萬一——這是定了——他不講情面，用理是講不通了。動拳頭，值得考慮。白送他麼，決不那樣簡單！常恕人赤紅的眼球作證，多少天，他沒有睡好覺。他咬牙切齒地說：「我們走着瞧吧！」這也許是他最後一着。



為錢底份上，差不多，向林天送下跪了，只要他給他一半。林天送頓他一眼，車轉身：「想不到你常恕人是這樣無賴！……」上樓去了。

絕望關頭，常恕人選定卅號下午，從五金店買把牛耳刀，包起來插在腰皮帶裡，找到林天送的機關。

先是，林天送不肯出來見他，後來因常恕人坐着等，等到天快黑了，人都走光了，他以爲常恕人也走了。剛下門階，常恕人從側門邊走過來，他不能脫身，便跟着常恕人走出那座鐵柵大門。

在安平路中段運河邊，一顆榕樹底下，他們找個僻靜處站下來。

「有什麼話說吧！」林天送雙手叉腰，睨視常恕人，

「我也被你纏够了，我們就在這裡解決吧！」

「澈底解決！」常恕人在黑暗中，手摸着刀柄，「拿五萬塊錢來！」

「伸出左手。」

「貪污錢？」

「勒索錢！」

「一個錢沒有！」

「難道那些徽素全是假貨？」

「徽素？我沒檢舉你就够朋友了！你想想我以前怎麼待你的？」

「提起那一段？人面獸性，我可認清你了！……」

「難道你的心的比我更光明些？」

「全是廢話！」常恕人話硬起來，「少一個錢別想離開這裡！」

「沒有錢！要錢到警察局——」

「這話剛要說下去，從遠遠的路燈光芒下，他看到常恕人眼裡全是血絲，急忙轉口說：「如果說好的，早幾天我還可以送你三五千，可是現在，你知道，我家眷把我玩了：待我籌劃看……」

「警察局！三五千！籌劃着！警察當然我要去！三五千我是不要了！現在給我也不要！」常恕人越說越快，唾沫花直濺到林天送臉上，「要給就是五萬！今晚給！」

林天送有點骨悚地，只是說要常恕人跟他去，他們再談談看，說着冷不防地跳上河堤，常恕人已早有準備，不讓林天送脫出黑蔭地帶，拔出刀，追上去，往林天送後頸就是一刀：「澈底解決啦！」

他咬着牙，把刀捅進去。

林天送大叫一聲，轉頭便撲常恕人，於是兩個人像搓繩子，扭在一道。常恕人有刀，林天送空手，就這麼十多刀，一個人了結了。

十一

常恕人滿身血跡，看看林天送死屍，錢沒要到，冤可伸了，什麼也完了。

這一夜，他沒有回醫院，停留在關無一人的馬路上低頭徬徨，在路傍樹下呆坐空想，夜愈深，他的神智愈清醒，好像鬼迷之後，他的靈魂才入竅。

清早，他知事嚴重，急急忙忙乘早車到高雄，東躲一天，西藏一天，末了，在車站廁所裡，一個西裝紳士送上他一付手拷，他沒說什麼，便跟着他走了。

在監獄裡，才知道人生可貴。他想：爲什麼忍不住那一腔怒火？爲什麼挨不了金錢誘惑？早知道多聽一會兒傳教士講經說法，也許會救了他一生；要不是那兩個同流合污的工人，也不會報損耗了。假如有兩個好朋友也許救了他。像林天送，假如真像他那付面具一樣真誠。

總之，社會罪惡，逃不出金錢與女人的手掌。連林天送在內，把這付皮囊看得太重，才把它丟得那麼容易。他們沒想到多讀點書，多接觸些迷信人物……

當一個人從罪惡中反照自己真面目時，世界已換一個形相，重新考驗人了。

常恕人從一個火坑，跳進另一個火坑。林天送死了，入地獄固沒有人看見，而活着的尤阿珠，又何嘗不是自動地跳進了人間地獄？

(却酬)

圖一：印度

圖二：錫蘭和寮國

**佛誕二五〇〇年紀念郵票**

印度在五月廿四日，發行紀念郵票兩種，（見圖一）方形的綠色，圖係菩提樹；長形的橙色，圖轉法輪和菩提樹。錫蘭在五月十日發行紀念郵票四種，這裏只有一種（見圖二）方形者）色深藍與黃，圖示架上的一座獅子（錫蘭國徽）後一法輪。表示錫蘭是一個佛教國家。寮國也於五月二十四日發行紀念郵票五種，色異圖同（見圖二長形者）畫佛陀坐在菩提樹下，婦人供養比丘圖（本刊資料室）。